



董家口的古往今昔

□周衍歌

溯流求源 悠悠海岬古韵长

“董家口位于泊里镇南12.5公里，琅琊台湾西端。南北走向，成半圆形，面积约0.22平方公里，海拔10米……董家口嘴上有灯桩，西侧有董家口渔点，嘴正南及东北各有一处岩礁，形势险要，具有经济及军事意义。”这是1990年出版的《胶南县地名志》对董家口做的详尽阐述。清乾隆版《诸城县志·山川考》载：“海之隶于县者……又东南五里至东徐家墩即董家口也。”据考证，明洪武二年，董、丁、徐姓人家由江苏海州迁来，在丘陵低洼处落脚，建立定居点，因此地有窑，且地处陆地向海突出的尽头，故名窑头。清道光版《诸城县志·疆域》书中称为窑头庄，解放后改名为尧头。相传，董姓人是尧头村最早的从事捕鱼的人家，董家口便以此取名。

董家口位于海岬前端，历来都是军事、交通要冲。明洪武年间，因沿海地区常受倭寇侵扰，为防备和击退

倭寇，开国皇帝朱元璋在边疆地区实行卫所、屯垦军事制度，在董家口附近设立了兵营，设置墩台：“近防沿海汛者属安东营、署（把总署）在董家口，校场在署前，所辖马兵四人，步兵三十人，墩台三。”（《诸城县志·武备考》）康熙二年（1663年），清政府实行海禁，沿海乡民不得海运、捕鱼，百姓苦不堪言、贫困异常。直至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，海禁稍开，木船可得入海，空旷辽阔的海面上逐渐出现了点点白帆。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，清兵攻占台湾后，海禁彻底取消，董家口和其他沿海港口一样——海运遂畅，商贾渐集。

清中期始，董家口不仅是鱼虾满仓的渔港，还承担着海上运输的主要职责，“蜀席由董家口水运上海等处销行，每岁一万余个。”（《诸城县乡土志》）此时，在董家口和尧头村落脚的居民越来越多，商贸交通，盛极一时。

世事沧桑 浪涛汹涌风雨骤

翻阅地图看见，泊里南部东西两侧分布着贡口湾和棋子湾，陆地如同纺线锥体一样深入大海。董家口位于这个海岬的前沿西端，在它的护翼下，棋子湾湾口处形成了一个天然良港。据考证，“吴齐海战”就曾在这里演绎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硝云弹雨、樯櫓湮灭大海战的战争场面。

公元485年，吴王夫差自恃国盛兵强、势力强大，得知远在北方的齐国内乱不断，便派遣陆、海两路大军劳师远征。作为当时世上最强大的海师舰队，吴军从长江口沿海北上，骄横傲慢，目空一切，声势浩大，来势汹汹。地处山东半岛的齐国闻听劲敌到来，举国上下摒弃前嫌、同仇敌忾，训练有素的海军早早派出瞭望船只打探敌情，大军则在黄海海域倍加训练，制定伏击方案，以逸待劳。

初春时节，黄海海域风高浪涌，原本是内河水师出身的吴军不适应海上生活，很多士兵开始晕船，整个舰队航行和保障能力都出现混乱，导致士气低落、战斗力下降。当吴国舰队来到董家口外海时，齐国海军抓住时机，从上风方向向吴军舰发起猛烈冲击。满怀保家卫国豪情的齐国将士凭借风力，用近300艘巨大的航海战舰排成阵列全线出击，快速冲向吴军舰。当到达吴军舰群时，齐国士兵向吴军舰发射弓箭，带着火苗的“火箭”飞进吴军舰，顷刻间点燃木质战舰，整个舰队的大部分船只燃起大火，剩下少部分有作战能力的船只，根本抵挡不住齐国兵士的拼力厮杀，终因寡不敌众被齐军击溃，吴国舰队主将徐承身中数箭，在手下卫兵的拼死掩护下得以突出重围，战役以齐国完胜告终。

1632年（明崇祯五年）6月20日，海盗刘新宇率领百余人到达安家口，

后流窜到信阳盐场，抢劫财物，并掳去妇女和当地的秀才安起凤。官职为六品的盐场“百户”房建新急忙调兵遣将，制定抓捕计划，在夹仓镇（今日照市南夹仓，明、清在此地设置巡司）征用9条商船，配备火药武器，于26日起满载400余士兵和民众出海搜寻海盗，7月1日来到董家口，看见海盗正在抢掠海港渔民。在房建新的指挥下，士兵振臂高呼、奋勇杀敌，当日斩杀俘虏大部分海盗，缴获海盗船只，余下十几人乘夜色逃窜，第二天在别处好不容易才抢到一条船，仓皇逃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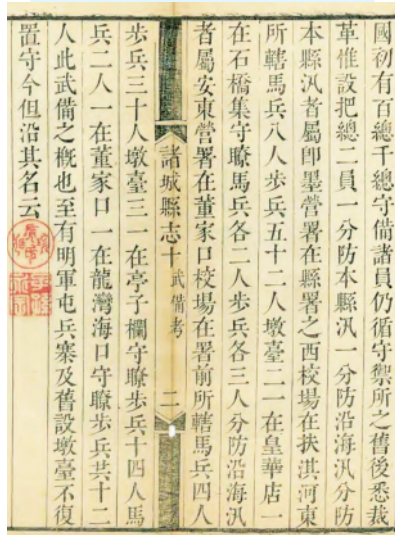
1947年10月14日，畏罪逃亡到敌占区灵山岛的日伪军中队长董敬亭，闻听其兄被解放后的新政权镇压，召集躲藏在岛上的匪徒董培舟等80余人，分乘19只渔船来到董家口。夜晚，他们从董家口登陆，一部分在外围警戒，一部分冲进村庄，包围村大队部，朝民兵队疯狂射击。正在执勤的民兵队长宋志朋和民兵张全启、张全荣奋起抗敌，他们砸开窗棂，向外投掷手榴弹并借机突围，然后迅速召集本村民兵十余人，同匪徒在街中关爷庙附近展开激战。

听到枪声后，撒牛沟民兵队长王永池、区干部崔锡联立即率队十余人赶往董家口鱼骨庙支援，但由于天黑无法辨识，被匪徒骗进鱼骨庙后扣押，连同村内被匪徒逼迫的二百余人，押至灵山岛，匪徒在村內和灵山岛上先后残杀我干部群众十二人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“尧头惨案”。

第二年的秋，人民政府组织力量消灭了这伙歹徒，被抓走的百姓大部分返回家乡。当地政府在尧头村召开群众大会，表彰有功人员，给民兵队长宋志朋、区武工队员安如暖荣记二等功，奖给尧头村民兵队步枪20支，手榴弹2箱，并慰问了死难者家属。



“茫茫烟水接天秋，影见扶桑天际流。满目惊涛风正怒，千层雪浪认渔舟。”清朝孙笃先的这首《浮山观海》描绘的是浮山的美丽风光，但用来形容董家口也恰如其分。董家口，一个地图上不起眼的地理名称，在有历史记载的两千多年来，从海上要冲到繁华渔港，再到如今的枢纽巨港，每次变迁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翻阅历史、品鉴古今，让我们重拾那些难以磨灭的过往烟云。



《诸城县志》记载的有关董家口校场。（资料照片）



董家口渔港的船只鳞次栉比。（资料照片）

渔帆桨影 银鳞雀跃庆丰年

历史上的董家口港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渔港。多少年来，每逢渔汛季节或者风暴来临时，本地和外地的渔船云集渔港，或是出售货物，或是上水补给，或是上岸维修，或是避风歇息。早晚时分，港内鱼虾满市，人似潮涌，热闹非凡。曾有许多文人墨客对董家口渔港赞叹：“朝霞帆蔽日，晚归桅如林”。

早年间，董家口出海捕捞的渔船只能靠运气和体力，可谓“一靠风、二靠潮、三靠使橹摇”。从出海航行、掌握潮汐、避让风暴和安全生产各方面，全靠船老大丰富的实践经验掌控。由于当时海洋资源丰富，虽然只在近海捕捞，每日收获也鱼虾满仓。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始，本地渔民引进浙江产柴油船体外挂浆机，取代了几千年来靠帆和橹航行捕捞的历史，部分渔民甚至远航到外省海域，捕捞的海产品更是“筐实仓满船吃水，鱼香虾肥蟹满黄”。

董家口外围东至西南十二里内，是历史上闻名遐迩的大型真鲷（红加吉）、带鱼渔场。《山东通志卷二十》（乾隆版）载：“董家口距离窑口十里，亦海滨市镇。可泊船三百只”。《中国实业志》（1934年版）载：“董家口是山东南部沿海渔民集聚点”。《中国经济年鉴》称：“董家口本地有渔船二百六十六艘，其中大船七十六艘，中船九十七艘，小船九十三艘”。据记载，最繁荣时期，进出董家口捕鱼船只达1600多艘。最高产年份曾捕获带鱼960万斤，日收获16万斤。“日出千杆旗，日落万盏灯”是人们对于董家口渔港兴盛景况的真实写照。

渔汛到来期间，青岛，即墨，平度，诸城以及当地的渔商、店铺主和饮食经营者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。每逢满载而归的渔船靠岸，银白色的大带鱼从船上卸下来，堆积如山。此时，各地闻讯赶来的鱼贩买到鱼虾后立即启程，自董家口向外通行的大道上，运带鱼的水轮推车，驴骡垛子，人挑担子的络绎不绝。很快，鲜鱼就被运到诸城、胶县、高密等地，咸鱼、干货则远销省内外。

建国初期，董家口外海渔场仍以捕获带鱼为主。之后，随着过度捕捞，带鱼渔场逐渐南移，难以形成渔汛。至六、七十年代，由于渔业资源的缓慢衰减，“清早出来船撒网，晚上回来鱼满仓”的场面已很难见到，董家口鱼市的盛景也成为过去。自此，该港变为一些从事近海捕捞渔船的临时避风锚地。

八十年代的董家口，虽已不是著名渔港，但当地群众在党委、政府的领导下，拦海筑坝，整滩建池，兴建了大片海产品养殖场，发展海水养殖业。这里出产的对虾，体重个大，味美肉鲜，成为市场抢手货。九十年代末期，开始推行岩礁池养殖海参、浅海养殖扇贝和近海底播养殖，也让渔民们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收入，一度萧条的董家口沿海，变成渔民劳动致富的新场所。